

江南四
大才子
姻緣
三笑
九美圖

重編本



上海新民書局出版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序

三笑一書。膾炙人口。詩句雅馴。音調圓潤。較之上篇金如意八美圖。不可以道里計。而且事實新穎。脫盡窠臼。一洗落難公子中狀元之舊套。此所以傳留於社會。而爲世人所欣賞也。但彈唱之句。近於詩詞。是屬歌曲一類。又說白之中。攙入笑語。在江蘇下。游固能了解其中趣味。此外未能普及。有扞格不入之病。况唱篇深雅。又非飽識之無者所能暢曉。故由江蝶廬君照書刪改。除去唱句。存其真意。且能不失其本來面目。而無斧鑿痕迹。一變而爲普通之新小說。使天下人皆得領略其旨趣。視爲大好之消閒品。此亦難能可貴者耳。若攷據三笑中之事實。則迹近荒唐。僅憑風流才子四字。幻出空中樓閣。識者謂爲誣衊名賢。未免罪過。然而唐解元從此千古矣。我不必爲之隱諱。亦不必爲之辨誣。祇願世之閱此小說者。作爲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斯可已。佛經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我以此二語爲三笑因緣序。

甲戌菊秋游戲三昧齋主作於江天一覽樓

三笑九美圖目次

第一回	遊山	一	第十六回	盤秋	三五
第二回	遇美	三	第十七回	觸師	三八
第三回	追舟	五	第十八回	二會	四〇
第四回	唱歌	七	第十九回	誘約	四三
第五回	驚豔	一〇	第二十回	代文	四六
第六回	舟夢	一二	第二十一回	辭館	四八
第七回	當扇	一五	第二十二回	代倩	五〇
第八回	三笑	一七	第二十三回	描容	五二
第九回	喬扮	一九	第二十四回	證梅	五五
第十回	投靠	二一	第二十五回	索夫	五七
第十一回	初會	二四	第二十六回	激避	五九
第十二回	叩賞	二六	第二十七回	謁周	六一
第十三回	觸裝	二八	第二十八回	除夕	六四
第十四回	謁師	三一	第二十九回	評對	六六
第十五回	拷僕	三三	第三十回	邀儒	六九

三笑
姻緣
九美圖

第一回 游山

自古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唐伯虎有了八位嬋娟，應該從此不出門，不遠游，在溫柔鄉中享一生豔福了；豈知事實出於意料，大娘陸昭容偶爾與他說了一句戲言，你道是句什麼戲言？對他說：你休要逞能誇口，八美容易得，九美却難尋。伯虎不聽則已，聽了此言，心中便老大的不服，自忖道：我唐寅生平不盜金不盜銀，勝過萬惡的穿窬，只盜如花似玉的美人，八美尚且如願以償，難道一美難求不成？常言道得好：不怕事不成，只怕功夫深。從今以後，尋不出如花的九美人，我便不稱才子。可笑他才華八斗，絕不求取功名，天賦風流，只愛追歡取樂，所以直到如今，他的一番風流韻事，婦孺皆知，閑文少敘。這一天，正是八月二十一日，唐伯虎靜坐在書房之中，隨意看了幾行書，覺得枯燥乏味，十分無聊，於是立起身來，吩咐唐興、唐壽道：我悶得慌，我要外邊去走一遭。唐興道：可要小的跟隨大爺同去？伯虎道：就在左近玩一下，就要回來的，不用你們跟隨。唐興道：大爺不要哄騙小的，倘然一去不來，小的要受八位大娘責備。伯虎道：胡說，至多一回工夫，就回來的。唐興見大爺發怒，不便再言。伯虎步出牆門，見行人如織，熱鬧非凡，頓覺興致勃然，信步而行。只聽有人說道：今天山塘上十分鬧忙，女人必多，我和你虎邱山去賞光賞光，你道可好？又一人道：甚好甚好，我許久沒有看女人了，今天到虎邱山，非看他一個飽，決不回來。伯虎聽在耳內，不由的心頭一動，暗忖道：我何不趁此機會，一游虎邱？既可開拓胸襟，又可借此訪尋九美人，豈非一舉兩得？當下他搖搖擺擺，逕向山塘街走來，他正走之間，劈面來了一人一躬到底，說道：唐大爺！久會久會。說着又連連作了幾揖。唐伯虎慌着回禮，仔細一看，並不認識，忙問道：請問足下是誰？那人道：唐大

爺不認識我了，這叫做貴人多忘事。伯虎道：實是素昧平生。那人道：我倒認識你唐大爺的，正想到你府上拜望，請你趕快回府。伯虎詫異道：你要我回去做什麼？那人道：不瞞你說，有事相求，務必要唐大爺效勞，因此請你回府。伯虎道：要我效勞何事？先請說個明白。那人道：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新從揚州回來，多謝他送給我幾件東西，我的家主婆說：禮無不答，總要回敬他才好。現在我買了一把扇子，請唐大爺隨意畫兩筆，不拘人物山水，都可使得。伯虎道：原來你要我畫扇，只是我的性情，與衆不同，若是出了門，不走回頭路的，祇扇拿來，待我帶在身邊，明日畫好了，你來拿去。那人道：唐大爺真是好人，省我跑許多路。這裏扇子一柄，請唐大爺收下。唐寅接了扇子，藏在衣袖之中，別了那人，一逕向虎邱走來，飄然出了閶門，已是七里山塘，是到虎邱必由之路。這條塘岸，有七里長，故名七里山塘，又叫做山塘街，在昔是個熱鬧地方，沿塘一帶，店鋪林立，河中有一種船，其名叫做蕩河船，游人隨時可僱，價亦極廉，加着蘇州人最喜坐船，所以河內船隻往來不斷。唐寅正在觀看之際，忽聽那旁有人喊道：救命啊！接着又一人嚷道：不好了！這個不要臉的東西，愛看女人，跌下河裏去了，快些救他起來，問他下次可再要看女人了。旁人道：救他則甚？他看女人跌下水，沈死了也風流呀！又一人道：你看他身子沒在水內，水面上伸出一隻手，還豎起兩個指頭，我就猜到他的意思了。旁人道：這兩個指頭，也有意思嗎？又一人道：他似乎說：救他謝誰二千銅錢。旁人道：你不要誤會差了，反而白白辛苦。又一人道：你們不相信，我救了他，或許謝我二兩銀子呢。這着攪拳擗臂，趕將過去，把那個落水人拖上了岸，仔細一看，乃是三家村裏的坐館先生，便道：快拿來吧！坐館先生道：你問我拿什麼啊？又一人道：方纔你在水中，豎着兩個指頭，是不是救了你起來，謝我二千銅錢？坐館先生道：你錯而又錯，并且大錯特錯，因為我前番已經掉過一回水，也是看女人看出了神，今天落水，連前是第二次了，故而伸出兩個指頭，是對大衆聲明的，那裏是什麼謝儀？又一人道：你不是說謝儀，我懊悔救你起來了，反害我濕了鞋襪，咳！我叫了陶運桂，正是倒運鬼了。唐寅看了這一場活劇，忍不住好笑，當下信步前行。

到得虎邱山上，游人愈加擁擠，先到半塘寺，隨喜了一回，雖然到處是紅男綠女，却並沒有一個美貌佳人，心下老大的失望，可是在他失望之際，猛聽背後吆喝一聲道：「站開！」伯虎連忙閃在旁側，只見爲首一名家人，肩頭挑着一擔香燭，飛風般衝將進來，不多一回，後面四人抬着一乘官轎，隨着四名梅香，一個個千嬌百媚，伶俐可愛，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遇美

話說唐伯虎正在失望之際，忽然山門外抬進一乘官轎，跟隨着四名梅香，年紀相仿，穠纖適度，而且四個之中，有一個最美，臉上不搽脂粉，却從白裏泛出紅來，身材瘦小，行路猶如風擺柳枝，別具一副婀娜之態。伯虎一見之下，不由的舊病復發，滿口讚好，再看這梅香打扮得全無俗氣，妙不過裙下的一對蓮鈎，普通說一聲三寸，實則三寸不滿。唐伯虎生平最愛的東西，除了這蓮鈎之外，竟別無所好，所以不看見便罷，一經賞鑑，登時心癢難抓，恨不得過去，握在手裏玩弄一番。這時官轎停下，走過兩名使女，打開轎簾，四位梅香扶出一位年高太太，約莫五旬光景，緩緩走上大雄寶殿。伯虎跟在後面，目不轉睛，端詳這個美婢，心想這梅香出落得如此美貌，日後須和他配一個風流郎君才好。如果他的家主，選擇不慎，誤給了蠢夫俗子，豈不害了她的終身，傷感一世。連我唐伯虎也要不快的，不言他出神打算，太太拈香拜佛已畢，往別殿拈香去了，最小的一個梅香道：「春香姐，有所說見佛不拜下等之人，我們做了下等人，如今佛在面前，應該拜拜。」春香道：「是的！見佛便拜，菩薩保佑我們四季平安，無災無悔。」最小的道：「我們輪流拜佛，太太要等勿及的，我們排了順序，一字長蛇陣，價拜罷。」春香道：「那末我第一，夏香妹第二，秋香妹第三，小妹子冬香第四。」伯虎聽了，方知這個美婢，名叫秋香，我當謹記在心，永遠不忘，於是把秋香二字，默默地念了幾遍，就在秋香身旁跪下，故意口中胡亂的通誠祝告，嚇得秋香嬌容失色，慌

着想立起來，那曉裙角被伯虎跪住，立身不起，不覺嗔道：「你這後生好沒規矩，我們在此拜佛，爲何挨身跪下？莫非有心調戲不成？」伯虎道：「姐姐差了，你們拜佛，我也拜佛，怎麼埋怨我調戲你？實屬可笑。話猶未畢，惱了春夏冬三香，幫着秋香辱罵伯虎，耐性真好，祇作沒有聽見，對着菩薩深深禮拜。」夏香最爲潑刺，兩隻手照准伯虎肩頭上一扳，伯虎身子一側，膝蓋一鬆，秋香早抽身立起，三香還是罵不絕口。唐解元滿面堆笑道：「從來一咒，能活千年，世上是沒有咒罵死人的。」三香還待再罵，秋香道：「饒了他罷！我們服侍太太去。這時真樂煞了唐伯虎，秋香到東，他也跟到東，秋香到西，他也跟到西。秋香何等乖巧，早料他不懷好意，由他隨來隨去，不理不睬。」三香看了，無不笑他是個癡子。旁側一個家人看見伯虎那副色迷迷的神氣，七竅裏冒了火，眼睛對了他一瞪道：「你是讀書人，斯文之輩，難道不懂規矩？我家太太在此燒香，應該趕緊迴避，爲什麼到處跟隨？是何道理？」伯虎聽他說話响亮，加着一張鰲鰲面孔，心想自家識趣爲上，要是倔強，這家人勢必以老拳敬我，不如守在山門之外，等秋香出來，讓我飽餐一回秀色，然後歸家便了。不多片刻，衆家人和四個梅香，捧擁着一乘官轎出外，唐伯虎一雙眼睛，釘住了秋香，瞬也不敢瞬一瞬。秋香雖是羞答答不去看他，可是眼梢上早已瞥見，口內不言，心內思想，可笑這書生跌得利害，好像沒有見過女子，不由的微微一笑，低下了頭，隨着大轎去了。這一笑，笑得伯虎喜極欲狂，哈哈大笑道：「妙啊！秋香臨行之時，對我微笑一笑，足值一千兩金子，真正妙極了！可恨這春夏冬三個妖嬈，有心與我冤家作對，使我不能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這段相思，叫我如何拋撇？好笑他吳門才子，一榜解元，聰明一世的人，也會懵懂一時。秋香因爲他到處相隨，一步不離左右，無意之中，笑了一笑，是笑他惹厭，那曉唐寅竟惹厭，當做了知己，認道秋香有意一笑留情，故而遠遠隨在轎後。只見那旁岸邊停着一號官船，桅杆上懸着一面旗，旗上有協辦大學士五字，船頭上站着十來個家人，官轎到了船邊，衆家人忙着打扶手，小心伺候。太太下船，這位太太歸心如箭，因時光尙早，吩咐家人傳話船家，收舵開船，卽歸故里。船家齊聲答應：「一棒鑼聲，船向西駛去。」

別的不打緊，只把那個唐解元，陰乾在那條塘岸之上，雙手亂搓道：「他們開船去了，這便怎處？」我方纔只道他們到此進香，乃是近處鄉紳家眷，如今看來，却從遠遠道來的。哎！秋香姐啊！蒙你留情一笑，你竟丟着我去了，一刻也不肯停留，這樣的來去迅速，離合離，如同泡影一般，委實使我恨極了！你看這號大官船，愈去愈遠，眼前只剩白茫茫的水了，我難道就罷了不成？既然我唐伯虎與她有緣，也該聚在一處，爲什麼見了一面，便兩下分開？但其中也要怪秋香姐姐的，只怪她有情於我，在下船之時，該回轉頭來，向我多看這們一看，她偏偏並不同頭，一逕走進船艙，開船而去，也罷趁此天色尚早，不如趕將上去，再作計較。當下伯虎想定主意，不顧塘岸高低不平，一路追趕着大船過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追舟

話說唐伯虎游玩虎邱，無意中遇見秋香，秋香一笑，笑得他神魂迷蕩，循着塘岸一路追來；那曉船已去遠，却巧塘邊有一個漁翁，在那裏釣魚，連忙拱手道：「請了。」那漁翁向他上一打量，見他是個斯文朋友，便道：「相公有何甚說話？」伯虎道：「我要到前邊去，不識這條塘路，可通麼？」漁翁道：「相公！我和你是有稱呼的。」伯虎訝道：「什麼稱呼？」漁翁道：「譬如喝酒的叫做醉翁，有錢的喚做財翁，年老留鬚的叫做老翁，我在此捕魚，你也該稱我一聲漁翁，你沒有稱呼，我所以不告訴你。」伯虎恨道：「好個混帳東西，這樣的難說話，管這條塘路不通，走了再說。」湊巧在這個當兒，河上款乃一聲，搖來一隻小船，不由得心中大喜道：「好了好了，我可以坐了這小船，追趕那號大官船了。」於是大着喉嚨喊道：「船家！船家！快將船搖近岸來。」那船家正在愁窮歎苦，因爲這幾天生意不好，搖船也沒精打彩了；忽聽岸上有人叫喊，便問道：「相公是不是要擺渡？」伯虎點頭道：「是的，快快搖近岸來。」船家道：「相公爲甚這等性急，可是我搖船，有我搖船的章程。」伯虎道：「奇了，什麼章程？」快講。船家道：「所謂就是三弗搖，第一性急人弗搖，第二

酒醉過量弗搖，第三年老之人弗搖。伯虎道：不搖性急人，這是什麼緣故？船家道：性急慌忙的朋友，他必定六神無主，如果跌下了河，出了人命，豈非連我船都搖不成了？他自言自語，將船搖近岸旁，說道：相公性急得少見。伯虎道：我有要緊事情，刻不待緩。船家道：請相公下船罷。伯虎性命也不顧了，將身跳下小船道：趕快給我搖上去。船家道：到了到了，相公請上岸罷。船錢拿來。伯虎道：你船也不會搖，怎好取我的船錢？船家道：你不是說擺渡嗎？伯虎道：誰要擺什麼渡？船家道：你不要擺渡，喚我的船做什麼？伯虎道：我要到那邊去，快快搖上去。船家道：相公有幾分癡的，地方不說明白，只管叫我搖上去，搖上去。伯虎道：管我到那方何處，你搖就是了。船家吐了一口吐沫道：三天不接客，接着了，鬻喇叭，你不對我說明去處，叫我怎生搖法？伯虎恨道：我偏不說，只叫你搖。船家道：好好，我搖你到紅毛國裏去。伯虎罵道：混帳！你這船家真會裝腔，快些搖就是了。船家停了櫓道：相公！你們做文章，可有題目？伯虎道：蠢才委實胡塗，文章沒有題目，如何做法？船家笑道：哈哈！搖船沒有地方，也和文章一樣。伯虎道：如此說來，必要說明白了。船家笑得癩頭播腦道：相公這纔明白了。伯虎道：船家！我實對你說了罷！我要追趕前面那號大官船。船家道：相公可是和我鬧着玩的？伯虎道：誰有閑工夫，與你這蠢才閑玩笑？船家道：這號大官船，乃是東亭鎮上華太師太太，杭州天竺進香回來，特地到虎邱燒回頭香的，你看扯起了風篷，順風順水，何等快捷，我一個入搖，如何追趕得上？伯虎一聽，原來是無錫華洪山家眷，若非船家說出，我那裏知曉？遂道：我早知追趕不及，因我是華府親戚，要上官船，面見太太。船家頻頻搖首道：你既是華府親戚，爲甚不和他們一塊兒去呢？伯虎道：方纔我帶了家人，往城中採辦東西，家人們先行回船，我來遲了一步，大船已開，故而喚你追趕。船家道：這不能算擺渡，要算長載的價錢。伯虎道：不問你長載短載，追趕大船給錢。船家道：那麼要講一講船錢了。伯虎道：你要多少？船家道：不討虛價，劃一不二，算了三錢銀子可好？伯虎道：船價不貴，依你便了。快快搖罷。船家道：飯錢不在其內。伯虎道：要加多少？船家道：也是三錢銀子。伯虎道：飯錢照加，快快搖船。船家道：且慢，讓我搖

到山塘上，買了米來，吃飽肚皮搖船。伯虎道：「如何等得得住，追着了大船，再加你三錢。」船家見他揮金如土，明知他別有用意，便道：「我還有一個三弗搖的聲明。」伯虎道：「你說過了的啊！」船家道：「說過是先前的三弗搖，如今三弗搖，乃是逆風不搖，逆水不搖，大雨不搖，要是你強要我搖，我亦有定例。」伯虎知道他趁此敲一下竹槓，問道：「定例又要加多少？」船家道：「至少須加一倍。」伯虎道：「可以使得，放心搖上去吧！」船家好不快活，抖擻精神道：「相公坐穩了，我開船了。」伯虎坐在船裏，默忖此去若得與秋姑娘再見一面，於願已足。搖了一回，果然船家搖得甚快，可是唐伯虎心中十分焦急，問道：「官船可曾追到否？」船家答道：「不久就要追着了。」伯虎推開窗扉一看，兩岸人烟稠密，不禁訝問道：「這裏什麼所在？」船家道：「這裏是游覽關，你說我搖得快不快？」伯虎定神看時，頓足道：「就是方纔的所在啊！」船家道：「被你糾纏昏了，白白的搖了幾里路，讓我掉轉船頭再搖。」伯虎且問你，相公貴姓？伯虎道：「我姓田。」船家道：「原來是唐相公。」伯虎一想，這船家委實聰明，給他一猜便着。船家又道：「唐相公做甚生意？」伯虎道：「不做買賣，訓蒙度日。」船家道：「唐相公倒是一位斯文朋友，可認識兩個人？」伯虎道：「有名便知，無名不曉。」要知船家說出那兩個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唱歌

話說船家一壁搖着櫓，催船前進，一壁問道：「相公！蘇州城裏有兩個人，你可認識？」伯虎道：「你說來，或許認識。」船家道：「一個是祝枝山，渾名洞裏赤練蛇，一個是唐伯虎，渾名笑面無常，又叫做陰司裏秀才。」伯虎搖首道：「這兩個不認識。」船家道：「相公正經人，虧得不認識他們，那個祝枝山雖是壞蛋，不過貪財愛酒罷了，獨有唐伯虎這賊種，生性風流，喬裝改扮了女子，專門拐騙閨閣千金，連菴堂裏的師姑也騙到了手。如今家裏八個妻房，沒一個不是騙來的，實在可惡。」伯虎道：「爲甚罵他？」他拐騙閨閣千金，自有他的本領，與你何干？」船家道：「誘拐閨女，是最傷陰

德的，那曉天網恢恢，到了端陽，人就不見了。伯虎道：到那裏去的呢？船家道：却在床上。伯虎道：他躲在床上做甚？船家道：有了八個妻房，大家都要應酬的，你想唐伯虎並不是生鐵鑄造的，自然是虛勞發作，病倒在床上了。伯虎聽了，勃然怒起，欲待發作，將他痛罵一頓，恐怕他不願搖船，壞了大事，只好忍氣吞聲，道：他的事，與我們何干？你叫甚麼名字？船家道：自幼到今，名字是沒有的，姓却有兩個。前姓邱，後姓弓。伯虎道：何以有前姓後姓？船家道：爺死得早了，娘失了靠傍，祇好再瞧他人，我就多了一姓。伯虎道：沒有名字，叫喚不便，我給你題一個罷！船家樂道：好極了，也算我出了娘的肚皮，有了名字，但是叫什麼呢？伯虎道：叫你米田共，可好？船家道：我不懂解釋，不知好歹。伯虎道：解釋你聽了，你知道好了，米爲萬物之王，田乃子孫基業，加一共字，永遠衣食豐滿，無憂無慮了。船家道：這個名字通得很，以後我就稱米田共。伯虎道：你今年多少年紀？有否妻室？米田共道：今年四十五歲，祇有一個家主婆。伯虎道：可有令尊？米田共一想，他問了我家主婆，一定問我兒子了，便答道：我有三個令尊，不知相公有幾個令尊？伯虎知他誤纏，笑道：我是沒有的。他們一邊搖船，一邊問答，減少了許多寂寞，然而唐伯虎不時向船家催促。米田共道：相公放心，還你到大船上吃夜飯，催是無益的。唐伯虎忍耐了半晌，却又熬不住，問道：船家你可曾望見前面大船的旗號？米田共道：望是望見的，不知道什麼旗號。伯虎道：乃是黃布旗，上面有『內閣協辦大學士』七個字。米田共說：旗號甚多，七個字的沒有。伯虎着急道：追了這許多時候，依舊不見大船，這便怎麼說着長長的歎了一口氣。米田共道：相公！你不要咳嗽，我來唱幾支山歌，替你解悶可好？唐伯虎道：俗道：既是你愛唱山歌，揀好聽的唱來。於是米田共提高了嗓子，唱道：

一個姐姐生來俏身材，

有情有義的情郎走進來，

姐道：「郎啊！我這兩日嘴裏饞嘮，要想葷腥吃，不得知我愛吃的東西，可曾帶得來？？」

伯虎搖頭道：「鄙俗不堪，令人聽了厭惡。米田共道：我再換一支山歌，准許你聽了有趣。他繼續又唱道：二八姐姐二八郎，

夜夜成雙共一床，

鴛鴦枕上說不盡多多少少風流話，

雲雨巫山會襄王。

伯虎道：「更俗了，不要唱了，快快搖船，你看暮色蒼茫，已近黃昏時分了。米田共道：你不讓我唱歌，我就搖不動船，那末我唱一支文雅山歌罷。伯虎沒奈何，聽他唱道：

郎唱山歌響銅鈴，

姐托茶碗出來聽，

上腳踏在下階沿，下腳踏在上階沿，七十二個鵲鵲翻身，打碎江西定造龍鳳金邊細茶碗，才是你唱歌郎害人精。

他唱完了，說道：「這隻山歌如何？伯虎道：稍微文雅一點，然而仍不脫俗氣，算了，求你別唱罷。米田共道：那是我的脾氣，要了山歌唱開了場，非要唱一個痛快，或是唱得人家稱贊了，這纔自願不唱，此刻我還要唱，唱道：

一個姐姐好身材，

十八歲青春花正開，

日常躲在香閨繡閣難相會，

讓我唱隻山歌引出來。

伯虎鼓掌道：此歌唱得甚有意思。米田共道：唱了半天，承蒙你相公讚了一聲，好了，大船快追上了，讓我來喊，相公可以過船了。伯虎一看，果然大船在望，喜之不盡，忙道：不必過船了，你可載我到東亭，再作計較。米田共道：不搖了。伯虎問道：爲甚不搖？米田共道：相公尋我開心，我肚子裏的蛔蟲，打了好幾次架了，故而不搖。伯虎道：狗才藉端敲詐，有意如此，我再加你一倍船錢。米田共道：相公記着了，連前一共三兩銀子，回頭不許賴的。伯虎道：誰來賴你？你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驚豔

話說唐寅一葉扁舟，追上了大船，只見秋香出艙，不禁大爲失望，繼而一轉念頭。不如令船家再唱吳歌，引誘出來見面，那纔如我之願。便向米田共道：你的吳歌，從那裏學來的？米田共道：好說得在娘肚裏就會的。蘇州六門三關，九鄉十八鎮，唱山歌，惟我獨尊。伯虎道：爲何不學好的？米田共道：我的山歌，自信最好的了，要俗就俗，要雅就雅，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可以任從客便。伯虎道：休得誇口，再唱上支。米田共道：不唱不唱，因爲你相公出乎爾反乎爾，剛纔求我不要唱，現在又要求我唱了，省你求了，我還是不唱的好。伯虎道：這時我高興了，唱唱何妨？米田共道：我可以對你罰誓，決計不唱了。伯虎道：只要你唱得好，每唱一支山歌，賞你一錢銀子。米田共道：我看銅錢份上，不能不唱了。於是米田共又高聲唱道：

月亮彎彎好青天，（好月色）

對門的姐姐獨自眠，（冷靜得極）

年輕情郎偷偷摸摸走進去，（色膽如天）

春宵一刻意纏綿。

伯虎恐他唱了一隻，又要佯端作難，故而一疊聲讚不絕口，米田共興之所至，一連唱了四五隻，雖都鄙俗不堪入耳，怕虎要利用他引秋姑娘出艙，誰知大船下一班家人，聽得不耐煩起來，破口罵道：「你這個忘八蛋，嘴裏只管囉囉囃囃，簡直討厭，誰叫你唱的？」米田共吃了一嚇，低聲向伯虎道：「他們在那裏罵了，相公不要唱罷！你看這班殺形殺狀的家人，動起手來，我們就吃不了兜着走哩！」伯虎道：「我們唱歌又不犯法，你放大了膽再唱，唱出事來，有我在。」此時大船上春夏冬三香，聽得山歌十分開懷，給家人們罵停了一個個大爲不然起來，一齊走進中艙，稟告太太道：「船梢後面有一隻小船，那個搖船的在那裏唱歌，是不干家人們事的，家人們開口就罵，靠官托勢，豈不受人恥笑？」太太道：「你去傳話他們，由他們唱歌，不許罵人。」春香傳話出去，衆家人奉命維謹，不敢違拗，米田共却又唱道：

一年四季百花香，我郎好比蝴蝶穿來穿去採花忙，郎道：「姐啊！梅花春香香得冷，水仙花冬香香來弗久長，荷花夏香可惜香太熱，那及丹桂秋香弗冷弗熱正風涼。」因此上紅杏、碧桃、牡丹、芍藥、茶蘼、杜鵑、珠蘭、茉莉、綉球、木筆、山茶、海棠、秋菊、蠟梅，都不愛，單單祇愛好秋香。姐道：「郎啊！說秋香話，秋香奴家也會細評章。」紅配狀元，黃配榜眼，白配探花，我郎原算有主張，怪你不得朝朝夜夜愛秋香。

伯虎聽他唱畢，連稱妙極，湊巧此際秋姑娘在中艙伏侍太太，太太洗了手面，秋香捧了銀盆，輕移蓮步，走到船窗跟前，一聽這隻山歌，左一句秋香，右一句秋香，秋香二字，誰敢呼喚？莫非有人將我侮辱，待我查明白了，告稟皇封，嚴究這指使的奸徒，方洩我氣。她這樣沉吟着，伯虎也偏着頭呆想，心想這隻山歌，有暗藏雙關之妙，仍不見秋姑娘出來，豈非枉費工夫？正這當兒，秋香推開紗窗，將銀盆裏的水，順手向外一潑，却又伸出頭來，不期然而然，與唐伯虎打了一個照面，認得是半塘寺的書獃，心下別突一跳，還有半盆殘餘的水，潑在小船頭上，把